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零/加速主义 (Z/ACC) 世界观

James Ellis

James Ellis
零/加速主义 (Z/ACC) 世界观

zh.anarchistlibraries.net

目录

参考

9

1. James Ellis studied fine art at Norwich University of the Arts, after finishing his degree he completed an M.A. in continental philosophy at Staffordshire University. He blogs at Meta-Nomad and is the host of Hermitix Podcast.
2. 雷蒙德·库茨魏尔（英语：Raymond Kurzweil, /kɜːrzwəl/, 1948年2月12日—），生于美国纽约市，是一个作家、发明家和未来学家。他一直是光学字符识别（OCR）、文字转换语音合成、语音识别技术与电子键盘乐器领域中的先驱。他有关于健康、人工智能（AI）、超人类主义、技术奇点和未来主义相关的著作。现任谷歌工程总监。

我很想把这叫做“Z/ACC初学者指南”，但我只是不想这么做，我们有足够的“指南”，最终永远不会有任何形式的ACC主义的明确指南，这就是野兽的本性。然而，Z/ACC似乎已经起飞，我看到人们越来越多地顺便提到它。他们常常把它等同于某种形式的悲观、虚无主义或反自然主义（都是不正确的解读），而另一些时候则等同于崩溃和社会衰败（部分是正确的），我也曾见过几次被理解为“Domer/ACC”，尽管我能看到你如何得出这个结论，但这是不完全正确的。不正确的“读数”当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们是朗读某种类型的人。只有一种人的虚无主义，宇宙的规律不受任何抽象的人文主义“意义”的约束。

让我试着弄清楚一些关于ACC和零/ACC的东西。第一，ACC，它是什么？**这是一种理解，资本主义将继续存在，任何试图破坏它、将它转变为其他东西、改变它、摧毁它、解构它或改变它的企图都会被重新纳入它自己的机制，使它永远不可能离开它。**我认为人们可能会感到困惑的是“加速进程”这句话，它似乎想扩展为“[我们应该]加速进程”。这句话让人觉得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加速进程，或者进一步加速进程。现在，我关注的是米歇尔·塞雷斯（Michel Serres）最恰当地描述的一种代理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我们可以将行动的全部可能性想象为一个有流动、潮汐、变化、风和拉力的大海，代理——舵手——仅限于他可以根据潮汐变化的方式做出的决定和选择。如果舵手逆流航行，他肯定会毁了他的船和航程。有伟大的舵手，他们可以找到更繁荣的航行方式，也有糟糕的舵手，他们对海洋一无所知。在加速论中，我们理解这片海洋是资本主义的回路，因此，你选择的任何方向都是资本从中学习的东西。

那么，零/ACC从何而来呢？嗯，当我们谈论加速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几乎总是从一个相对乐观的角度这样做。假设你想加速资本主义以解放人类(L/ACC)，这是一个乐观的前景。假设你认为资本主义的加速应该被无条件地加速，那是乐观的，因为你的前景正在发生。允许这种观点会发生的。比如说，你想加速资本主义以实现奇点(R/ACC)，这也是乐观的，因为最近在GPT-3中发现的库兹维利亚[2]幻想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对于加速主义的每一次迭代，无论是L、R、U、G等，人们都可以找到一些能够乐观地促进他们加速偏见的东西。加速论的每一次迭代都与零有

关，但它忽略了熵，它促进了某种形式的永恒延续或永恒的能量源，无论多么抽象

首先，让我详述一下“零”是什么，非常粗略地说。当我们想到数字时，我们会按一个序列来考虑它们，从小到大，或者抽象地说，从亏损到利润，例如：-3, -2, -1, 0, +1, +2, +3, 等等。该序列依赖于某个数字，或非数字，或函数式字形来解释，该字形为“0”或“零”。每当我想到零，我就会有点恶心，我会给你一分钟时间来思考零，试着想想它到底是什么？即使在概念上是人类无法把握的，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因为它是一个临时的虚拟功能。我尽量让这件事简单一点。如果一个系统想要增长、扩展或加速，它需要了解什么？它是增长、扩大或加速。这意味着它需要一个光谱，使它能够了解它是否正在增长、扩大或加速。对资本主义来说，这个谱是数的谱，数的谱，数的顺序谱。数字越大意味着增长/利润，越低的数字意味着损失/负增长/衰退(粗略地说)，从这个资本主义可以超越地理解，在现实中采取的某些行动是否导致它成长或衰退，它强调支持那些帮助它成长的人，并窒息、疏远和剥夺那些不属于它的人。那么，零点在哪里适合呢？零是资本主义理解某物是否起作用、是否采取行动和改变现实行动从而重新开始增长的一点。当我们想到L/ACC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一个群体，它看到资本主义的增长从一个特定的环境(人类解放的技术进步)的一个方向(增长)开始，当我们想到R/ACC时，增长也朝一个方向(奇点)前进，可以说U/ACC也是这样，其中增长本身变得抽象，每一次积极和消极的循环都被归入增长，作为资本主义唯一的运动形式。每一次迭代都与Zero有一个棘手和无知的关系，一个严格的二进制，避免‘车祸’。

你问的“车祸”是什么？用保罗·维里里奥的话来说，当你发明汽车时，你就发明了汽车碰撞。或者用非常抽象的术语说，零是一次到处都是。当有了增长，就有了同时的损失，当有了损失，就有了同时的增长。这似乎很奇怪，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代性希望每个人都能以二元的方式思考。很难确定反作用发生在哪里，因为它通常并不是在相同的背景下发生的。然而，我认为新冠肺炎事件让我们暂时摆脱了二元思维方式，至少在原因、效果和无障碍进步的观念方面是如此。首先，我们有一种能量的增长(新冠肺炎)，由于它的本质，它从其他生物身上去除了有一定数量

参考

再加上大量其他毫无意义的材料垃圾，这些年将到来，我们会渴望这样的选择，但却无法拥有它们。多年来，穷人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暂时的百万富翁(就像斯坦贝克预言的那样)，而是把自己视为永远尴尬的中产阶级消费者主义者。老一辈人可以忘记幸福，零跳进，随着资源枯竭，胡说八道的工作被摧毁，各种储蓄和价值投资变得毫无价值，多代人最终将不得不找到有用的工作。就像格里尔说的那样，在这个时候，许多老年人会掏出饭碗，把他们所有的超级便宜的大药方都扔掉，最后一次爆发，沉浸在怀旧的回忆中，在这样一个时代，他们可以买到毫无意义的东西，而不必思考或做任何有价值的事情。

许多人会称我为毁灭者或恐惧制造者，我想你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我，如果你仍然坚持这个古老的观念(宗教/信仰)正在进行中，那种认为事情可以永远朝一个方向发展的想法是相当愚蠢的。与一个人所处的环境相比，未来产生的许多东西都是美好的或美好的。如果一个人已经接受了他们的命运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工资奴隶，那么，你可以这样做的想法，从舒适的你的家是真的很棒的！如果你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一间荧光灯亮着的办公室里，和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吃糟糕的加工食品，为了钱做毫无意义的工作，为了钱，为了保住这份工作，从一开始就投入到西方梦中去，那么你猜怎么着，未来对你来说可能是很好的。如果你喜欢愚蠢的、毫无意义的技术，让你逃避一切都是多么糟糕的事情，那么你也可以享受未来所能提供的一切。最后我会引用约翰·迈克尔·格里尔的话-

“当我们为未来做好准备时，我们没有义务耐心地等待它。”

我个人想补充的是，“未来”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概念，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神秘，都有其他的力量在起作用，因此未来是各种隐藏和通道的可爱组合。所以，事实上，零不需要等待

的能量，这反过来又会在国家内部造成某些影响，因为他们不希望他们的特定经济的生产和增长中进一步的能源损失，这些决定反过来又会产生诸如独处、在家工作、社会化减少、不信任增加等影响。这些结果反过来又使许多人对西方梦幻灭。因此，一种生物病毒的自发引入/生长会引起各种各样的涟漪，最终在不同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意识到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糟糕。我开玩笑说，关键是，“车祸”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政治和身体因素而发明的，是无法预测的。例如，当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发明电话时，我非常怀疑他是否预见到他也会发明“幻象振动综合症”，即一个人的口袋似乎没有振动。实际刺激就是这么做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把Zero看作是处理每一次车祸的函数。但是，这些过程也表明，不存在这样的东西，即增长/损失的二元尺度，因为一种东西在增长，另一种东西会失去，但是当那些次要的东西失去时，这就为其他领域的进一步增长打开了大门。所以说，当你发明汽车时，你就发明了蝴蝶翅膀的扇形。

那么，这与Z/ACC有什么关系呢？嗯，一切。Z/ACC不忽略零。它不相信任何一个方向。在我看来，无条件永恒是另一个词，任何其他形式的加速都依赖于某种形式的进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反动主义还是技术主义。任何进步的概念都是乐观的，即使结果不是期望的，进步本身也是乐观的，因为它忽略了车祸。所以，当我写作和谈论Z/ACC时，我并不是专门谈论崩溃或加速，我说的是不可避免的发明，这些发明在乌托邦式乐观主义的一边，**作为一根刺从创新中绽放出来，零是永恒的刺。没有络合的生长是不可能的，随着络合的到来，零进入内部的通道就更深了。**当人们把Z/ACC作为纯崩溃或纯加速的代名词时，我觉得很烦人，因为他们又一次回避了零。如果事物开始衰败和失去现实，其他的东西就会在它们的位置上成长。这些东西可能是好的，可能是坏的，谁知道呢。例如，当房地产市场在明年三月崩溃(2021年-是的，没错)，许多人将失去很多钱和假价值。这就是你的损失。然而，许多年轻人最终将能够负担得起住房，并将有一个成熟和个人主义的成长。由于有崩溃，有一个增长的开放，但这两个过程骑在一个更长的，总体零，居住在有限的性质的地球资源。

那Z/ACC是什么？是的，资本主义是加速。它仍在继续其增长轨迹。但,这种增长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对零免疫，对车祸免疫，对熵免疫，对无知免疫，对…免疫。限制！然而，就加速主义而言，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的埃登斯将永远有黑暗的小巷，错误和不可预见的领域的不完美。随着伟大的人工智能的出现，所有的工作都开始自动化，许多年来，自动化的程度还不够高。大家拥有UBI，但也有太多的自动化，使每个人都有一些工作，留下无数的家庭和个人陷入历史的中间。随着电动汽车成为常态，我们开始向难以捉摸的“零碳足迹”（不可能）的方向发展，但当你发明电动汽车时，你就发明了电动汽车事故，包括大规模的电力充电站、进一步的汽车法规、越来越多地使用用于发电的化石燃料、越来越多的大型太阳能农场破坏了林地；零公司一直在等着它的机会把伊甸园弄脏。

Fisher态“对未来的缓慢取消伴随着预期的通缩。“我不同意这一点，是的，未来感觉就像是被取消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的概念依赖于历史上关于未来应该是什么的观念。”然而，我不认为我们的期望值会像从来没有被夸大的那样破灭，我知道年轻一代中很少有人对他们的未来寄予厚望-如果说有什么期望的话，因为从第一天起，他们就已经开始对未来寄予厚望了。从他们那里变了为了他们。那么零号在未来的位置是什么呢？有被给予了？这是自然恶化的东西，已经是平庸和给予。让我们以虚拟现实为例。虚拟现实的概念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它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它在未来的地位是相当动荡的。但是，没有在虚拟现实中冒险进入个人的乌托邦，资本主义生产的哪个小门户为我们找到了零？是的，虚拟现实货架堆叠，卡车驾驶和喷气驾驶。你现在可以过你的零售工资-奴隶的梦想，从舒适的自己的家！我将给出一些详尽的预测，试图向您展示Z/ACC未来的含义：

1. 新冠肺炎的距离和口罩政策从来没有正式宣布过，人们自然开始在超市里彼此疏远，自动结账的数量增加了。假定那个人会自己扫描，同时被保存在一个小的Perspex胚芽间，以保护他们自己。这反过来又会导致人们产生一种不信任的态

度，尽可能地关注距离和原子化的立场。人们不再谈论公共交通，不再漫无目的地徘徊，也不再绕道而行。

2. 自我提升的文化分裂成越来越紧密的集团，锁定在当代超竞争(丹比尔兹亚)文化，试图游戏的所有领域的存在。人们在工作场所的比赛中竞争谁能在工作中占据最多的时间，许多人在工作中睡觉，在办公桌前吃饭，周末才回家，这一切都是为了提高他们的社会市场价值。他们是社会中有生产力的一员。零通过一个非常抽象的入口进入这里，它将潜意识中的观念内化，即一个人应该总是以某种方式产生生产力，一个人再也不能“什么也不做”了，因为这现在被看作是一种浪费。这种态度会导致罪恶感增加和精神健康恶化，导致对药物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增加。很好地适应了一个病得很重的社会(Krishnamurti)。
3. 房地产市场仍在走下坡路。各种政府补贴贷款、信用违约互换(CDS)和带有高风险APR细节的官僚主义赠款意味着，新房主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和所做的事情上，都受制于市场，前几代房主加紧了对市场的掌握。零步(而且已经介入)和改变什么是一个家的概念，许多人变得自满和接受的想法，住在一个小房子，商队，甚至一辆面包车。同样，这也增加了对社会游牧主义的文化接受，人们越来越脱离任何直接的地方文化，而只是在任何最新和最创新的生产形式的任何地方漫游。
4. (目前)智能手机作为我们的主要信息来源的使用日益增多，我们的注意力不断膨胀，最终人们只会在片段和标题(已经发生/发生)中了解新闻，这本身就允许我们进一步依赖二元思维模式。随着这种思维方式的增加，人们被推到越来越多的存在阵营，用最严格的限制来定义自己。
5. 随着物质期望随着资源的减少而增加，我们最终会遇到文化上的不归路，那里的期望仍然存在，资源开始枯竭。让整整几代人都觉得自己在不断地失去自我。塑料有生命的圣诞老人玩具被认为是我们应该拥有的东西，如果我们愿意的话，